

10年来，民族主义思潮由隐而显，正在影响中国的走向……

潜流

乐山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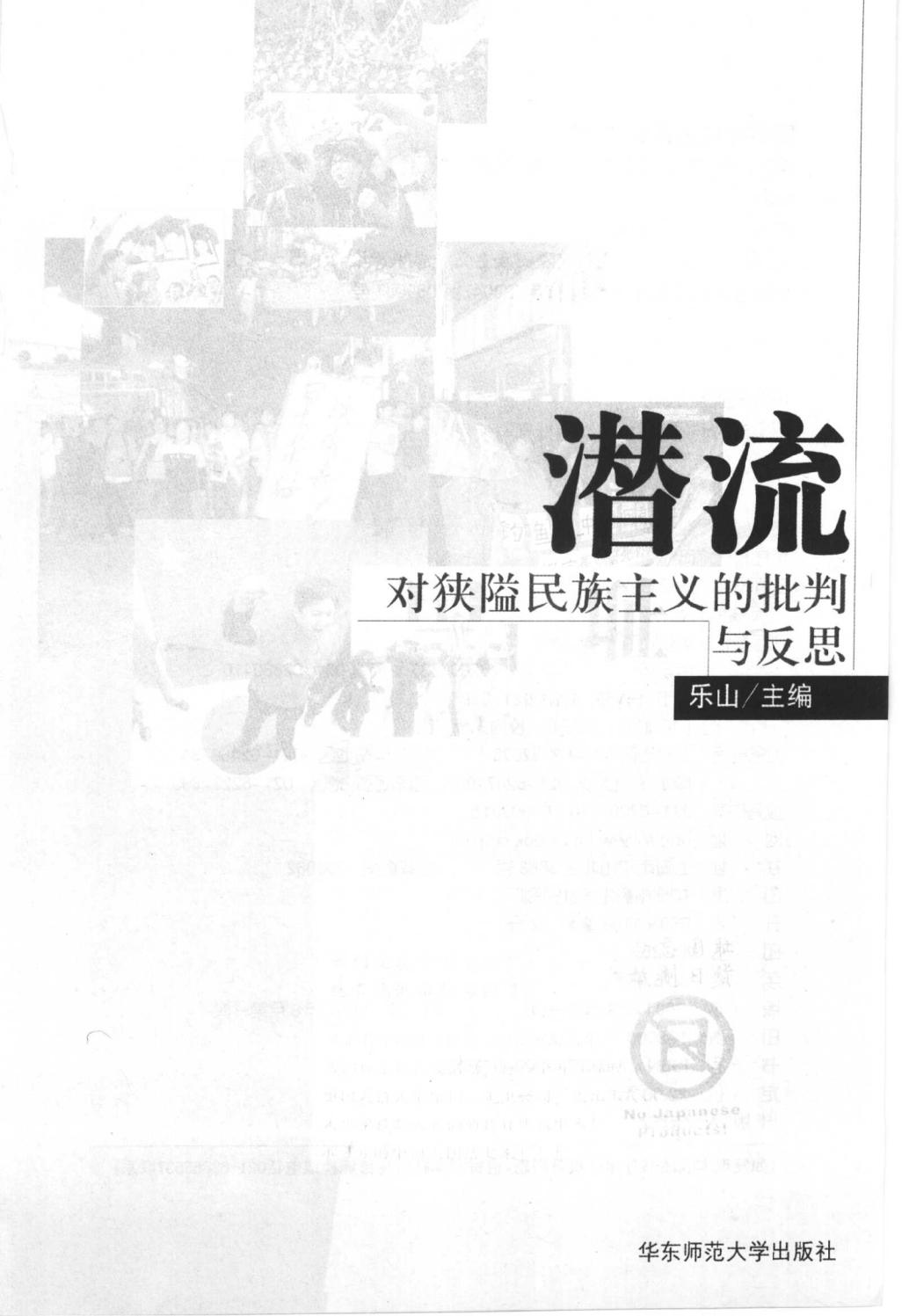
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他指出：本能的爱国主义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境，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它能暂时激起强大活力，但不能持久。只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才具备真正的理解。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它坚定而持久。通过对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的讨论，托克维尔从健康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爱国主义的真正源泉。今天，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桥牌，从每一个公民关心自己和平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一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无须宣传、无须灌输，人们身上固有的那股最具有活力的爱国热忱。

德国伟大诗人和爱国者海涅则有过著名的法式爱国主义和德式爱国主义之分。他说：法是一种冷血动物，是它的本性；德是一种热血动物，是它的天性。法属之邦，法国民众爱国主义不仅在于爱自己的家邦，这种爱还及于整个文明世界。当德国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放逐在外，法国民众就怜悯他们；当德国老百姓不堪暴力之苦而大批逃离国境，途径法国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别的什么地方另寻生路时，流亡法国的海涅亲眼目睹了普通的中国人就看老人和小孩怎样热情地向这些颠沛流离的难民队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连乞丐也把自己讨来的面包掰下一半给他们。这是一种使人温暖、使人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而德国式爱国主义在于仇恨法国人，仇恨文明和自由。它使人心胸狭窄，冷酷无情，滋长一种粗野精神。这种粗野精神卑鄙无耻地放肆反对人道主义，反对普遍的博爱精神，反对莱辛、歌德、席勒等伟大人物终身尊奉的世界主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潜流

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 与反思

乐山/主编



No Japanese
Product!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 乐山编.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

ISBN 7-5617-3909-5

I. 潜... II. 乐... III. 狹隘民族主义—思想评论—中国—现代 IV. D0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9057 号

国际新视点丛书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编 者 乐 山

责任编辑 许 静

责任校对 邱红德

封面设计 麦午书装

出版总监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网 址 <http://www.hdsdbook.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一次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 7-5617-3909-5/D·100

定 价 2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编者的话

提到民族主义，大家就会想起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时之间，“说不”之声甚嚣尘上。不过民族主义话语在中国重新浮出水面，那要回到1993年关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争论，尤其是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发起的民族主义讨论，将之推向一个高潮。这次讨论基本局限于学术圈内，《中国可以说不》之后，这才进入大众层面。十年来，同类书籍数不胜数，代表作计有：《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超限战》等。

这些书中的观点不乏浅薄、偏激之处，但是体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却不容小觑：就中国来说，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实际上近代以来的三次政权转移，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就全球来说，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回到现实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五八”游行的群情汹涌、“9·11”之后的幸灾乐祸、中美撞机事件的上纲上线、“赵薇军旗服事件”、“罗刚事件”和“西北大学辱华事件”的枉顾事实、捕风捉影，诸如此类，层出不穷。因此，可以说，这十年来，民族主义的潜流从未断绝，时时发作。以编者有限的视野，系统、理性、深刻地对狭隘民族主义进行剖析反思的著作却极为罕见，这无疑是不正常的。本书的目的，即是希望能够填补这一空白，并能对建设健康的民族主义有所裨益。

全书共分四编：外交编、冲突编、全球编、理论编。

第一编从《中国可以说不》出发谈外交。主要涉及到狭隘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异同；激进民族主义的危害；缺乏内涵的民族主义只是粗鄙不堪的反西方主义；为什么要在外交事务中遵守国际法；外交事务中应当以公民的权益作为出发点等等。其中马立诚的两篇文章，重点选择了对日关系进行论述。

第二编从《超限战》出发谈国际间的冲突，主要是论述冲突的极端形式——战争，分为恐怖组织袭击和基于人权发动的国际干涉两个方面。高健杰、刘军宁的文章批评了《超限战》对人类文明底线的践踏，基于同样的理由，陈大白对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王小东观点中的“尚武”精神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王怡则指出要避免把反霸权和反民主混为一谈，对国内狭隘民族主义者体现出来的反民主倾向深感忧虑。秦晖对南斯拉夫—科索沃纷争的历史由来的描述，可以当做他山之石——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很可能正是内乱之源。最后是徐贲、陈弘毅两位关于人权与主权的论述，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基于人权发动的国际干涉之后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

第三编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发谈全球化。李慎之的文章对全球化进行了宏观的描述。盛洪先生根据李慎之提出的“中国的传统理想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从博弈论的角度重新诠释了近代历史。葛红兵则认为“人类共同的生活必须依赖一些道德共识，一些公认的普遍准则”，直斥文化相对主义的偏颇。秋风在《知识分子为何拒斥全球化》中捍卫了市场经济，并对反对全球化的知识分子的心理进行了有趣的剖析。最后，秦晖以清晰的逻辑指出文化不可比，但是维护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制度安排具有普世的价值，澄清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议。

第四编偏重于理论，分为剖析与重构两个方面。单就民族主义本身来说，这一编也许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编。如刘军宁所说：

“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因此对于民族主义只能从历史、种类、长处与隐忧等方面来进行分析，这是本编前五篇文章的内容。自由主义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体系，自1998年以来，在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本编后四篇文章谈的就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虽然常常在我们这里作为对立的两面，但事实上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的鸿沟，当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其实早已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了”，这句话值得细细咀嚼。

正如这十年兴起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并非新事物（可以一直追溯到晚清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样，它对中国的影响也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本书只是一个开始。

编者
2004年5月31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001)

外交编：说不与说是

| | |
|--------------------------|----------|
| 评《中国可以说不》的价值倒错 | 肖雪慧(003) |
|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 任丙强(009) |
| 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 | 萧功秦(033) |
| 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 许纪霖(040) |
| 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 | 马立诚(049) |
| 再谈“对日新思维” | 马立诚(066) |
| “撞机事件”与国际法 | 杨支柱(072) |

冲突编：野蛮与文明

战略思想的社会效用

- 关于《超限战》及其现象 高健杰(077)
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
——评王小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说 陈大白(091)
原始野蛮的战争理论 刘军宁(107)
反霸权与反民主 王 怡(111)
民族主义：双刃剑下的血腥悲剧
——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的由来 秦 晖(117)
秩序和道义：哈贝马斯的国际人权观 徐 贵(143)
主权和人权的历史和法理学反思 陈弘毅(154)

全球编：阴影与光明

-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李慎之(171)
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 盛 洪(188)
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视野与当代中国的
认同障碍 葛红兵(202)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全球化？ 秋 风(214)
“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全球化中的两种景观 ... 秦 晖(223)

理论编：批判与建构

解构民族主义：权力、社会运动、意识形态

| | |
|-------------------------|----------|
| 和价值观念 | 徐 迅(245) |
| 民族主义四面观 | 刘军宁(263) |
| 爱国主义辨析 | 肖雪慧(272) |
| 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 | 罗厚立(280) |
| 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 | 朱学勤(302) |
|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 | 秦 昉(311) |
| 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 顾 昕(320) |
|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 | 徐 贵(335) |
| 自由主义的民族理论 | 杨支柱(345) |

外交编

说不与说是

- 肖雪慧 评《中国可以说不》的价值倒错
- 任丙强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 萧功秦 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
- 许纪霖 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 马立诚 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
- 马立诚 再谈“对日新思维”
- 杨支柱 “撞机事件”与国际法

原书空白页

评《中国可以说不》的价值倒错

肖雪慧

读罢《中国可以说不》，惊异于这样一本格调低下、语言拙劣粗鄙、情感矫揉造作而又满篇妄语的书竟也鼓噪一时。

充斥全书的妄语原本不值得认真对待，但这通篇妄语中却透出一种系统的说教，从国际关系到国内问题，内容十分庞杂；从粗野漫骂、无节制的情绪宣泄到对象分明的辱和尊、贬和捧，花样相当繁复。但凡说教，总有些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假如内容不悖于公认的道义，有谁想说说教倒也没什么，不妨随它去；但倘若借说教展露的是一种病态的、倒退的甚至与人类基本道义相对抗的价值观，而且又借助某种炒作手段制造出不小的轰动效应的话，就如《中国可以说不》，就不宜保持沉默了。

《中国可以说不》（以下简称《说不》）的说教似乎是以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为核心的。该书主要撰稿人之一宋强就在其撰写的篇章中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书出版后他又称近些年“反民族主义成了时髦”，所以“该向国人发警告了”。于是更明白地表示他们“不讳言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并以一个反问一下子把他的民族主义作为世界主义的对立面推到读者面前：“难道世界主义就注定代表人类的进步，而民族主义就一定是劣根性的表现吗？”（《中华读书报》1996.9.4“热销书追踪”）

本文无意讨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或是非，但有两点应该指出，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认识宋强们的民族主义。其一，从来就不曾有谁把民族主义判定为劣根性的表现，捏造这种说法无非是要树立一个显然荒谬的对立面并借以煽情和博取同情。这不是一种谈论问题的正当手法。其二，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在适当限度内，民族主义情感既是个人形成民族尊严感和报效祖国的爱国思想的重要情感资源，也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情感动因。这些对于一个想要腾飞的民族是不可缺少的。但民族主义极易陷入狭隘性和狂热性。狭隘的、狂热的民族主义降低民族的道德水准，在这种民族主义驱使下使国家走上仇外排外、扩张侵略之路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二战时期德日法西斯犯下的种种罪行，尤其是种族灭绝罪行便是明证。近年来，世界好些地方因狂热的民族主义引发的冲突和战祸已是本世纪留给人类的一个基本教训。而那些在各国都为数不多的世界主义者，也就是那些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又把这种爱扩大到整个人类的人，他们尊重公理的立场对于不时在世界范围内泛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性和狭隘性是一种矫治；他们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人类关怀和救助行动，对于饱受战祸摧残的人民也是一种慰藉。

如果说两种立场的处境，相比之下，民族主义情感作为与自己的民族和国土相联系的情感不仅有天然性、自发性，而且受到民族国家的鼓励；世界主义精神作为一种扩大的爱，不仅需要更开阔的胸襟，而且由于它不会让自己对祖国的爱模糊自己的是非界限，因而往往与本民族可能表现的病态和非正义相冲突从而承受极大压力。它需要更大的道义力量来支撑，任何时候都难以成为时髦的话语而在全社会流行。宋强的“反民族主义成为时髦”之说（按其本意，他的“反民族主义”不过是闪烁其辞地指世界主义，尽管世界主义从不笼统反对民族主义，而只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又是一个虚构。作此虚构，无非要为自己的立

场抹上一点悲壮色彩。这也不是正当手法，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宋强们的民族主义的真实涵义及蕴含于内的价值观。

如果对这种民族主义作如下判断绝不为过，即：宣泄和挑动仇外排外情绪，鼓吹对抗、鼓吹战争、鼓吹从改革开放退回到闭关锁国状态是它的基本说教和基本特色。全书充斥着对另一些民族的辱骂；把战争这一最具毁灭性的人类愚行夸说成劳动和道德整肃；无视我国的发展目标，无视我国加入国际间经济、文化等各种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号召”国人不看某国电影，不食某国米、面，倒回到好不容易才走出的自我封闭状态……这都在向人们提示这种民族主义说教既与我国应走的改革开放之路相背离，也与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和平、发展的目标相背离。

不仅如此，宋强们的民族主义还以典型的文革语言表达了一种极度膨胀的民族自大狂，以可怖的主张透出了浓厚的极权主义气息。当他们吹嘘世界上一切解放运动和进步“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唯有中国的外交是绝无仅有的具有崇高道德风范和正义精神”时，完全重现了“文革”中红卫兵要用某种意识形态去征服世界的狂热；当他们在随意指斥别国的教育水平低下、青年一代道德堕落的同时，闭眼不看我国在这方面已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深感焦虑的危险征兆，反而以廉价赞词去催眠，使国人陶醉于虚假的成功感和不合时宜的自大之中。宋强们这种民族自大狂与其说如他们自诩的是表现了民族自尊感，毋宁说是暴露了其完全缺乏自省能力并且对国家的前途不负责任。最能表明宋强们的极权主义倾向的，则是宋强在谈所谓“这个世界令大中国的外交视野无限开阔”的原因时的一段话。他说，俄、德、日这些“因极权主义传统而备受美国压迫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上东山再起，为我们中国提供了世界舞台上足够的发言权”。这一段措辞奇特的表述告诉人们，宋强强调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们现在走什

么道路，而是因为它们有着极权主义传统。千方百计也要把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极权主义绑在一起，这种心态与其说反映了一种倾向，不如说简直就是嗜好。这种极权主义嗜好不仅出现于直截了当的说教中，更流露于一些下意识的反应中。极权主义的东西对宋强们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令他们趋之若鹜，去辩护、叫好、捧场。他们为某些国家“清洗政敌”的行径辩护，一句轻飘飘的“可以理解……心态”，无数无辜者的牺牲和受难便被遮没了。他们也为一些国家至今保留的肉刑叫好，却对受肉刑者幸灾乐祸，对抗议者报以风凉话。在这种颠倒而扭曲的情感状态中，人类历经数千年确立起来的基本道义荡然无存。而极权主义偏好流露于宋强们的个人气质上，最突出的是那种视自己为真理化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气。对外，宋强们俨然霸主般给各个国家下谁“政治上一贯表现良好”，谁“表现不好”之类评语；对国内公众，则以他们为标准划界。他们吹嘘自己在《说不》中表达的一切具有“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但又依据是否为他们喝彩把民意判为“正面的民意”和“盲从的民意”（《中华读书报》同前，张藏藏的说法）。那些不向他们喝彩而被判为“盲从的民意”的声音，在他们心目中是没有存在权利的，按宋强在《说不》中的主张，它们属该被“刹”下去的“动静”。不用说，这一主张如果演绎为现实，将会伴着血腥。然而像这样散发着血腥味的主张还不止一例。当宋强在向人们进行“拯救的代价是牺牲”的说教时，宣布“苏联的积累因牺牲成千上万的富农而获得”，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转而到我国要付什么代价时，宋强的结论引而不发，但要以牺牲部分国民为代价是确定无疑的，只是不知他想选中哪一部分同胞来作牺牲。

如果说宋强们对极权主义的青睐显露了一种反民主的价值取向，那么在他们笔下流露的对健康、美好事物的敌视则使他们所持价值的病态反常暴露无遗。这种敌视之深，使宋强们作出的一

些反应简直近乎神经过敏，以至于连“绿色”这样的字眼也会使他们受到刺激，并牵强附会地从中分析出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占领。宋强就抓住某市一电台主持人在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时发起“绿色志愿者”组织大做文章，称“绿色志愿者们对工业的认识以及他们冠以的标题已很深深地打上了追星族的烙印”，他用下作的语言侮辱性地评说和教训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爷们自作聪明的小小发泄，不过就是表演一种外来文化而已。”然而，绿色是生命的象征。绿色运动虽起源于西方却基于人类面临日益严重和紧迫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这一事实，是有反省能力的人类面对这一重大危机而作出的符合理性的反应，它具有超越地域和文化差异的普遍价值。我国的生态及环境问题极为严重，而国人普遍缺乏生态环境、意识，为数众多的人甚至缺乏起码的文明习惯，这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倘若让更多的人拿出追球星、歌星、“款”星甚至逃税之星那样的劲头来参加绿色志愿者这类活动，那倒是民族之幸、子孙后代之幸。遗憾的是这类活动令宋强们不可忍受。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宋强在指责绿色志愿者的同时对《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的自私、冷漠极为欣赏，因为王启明冲着女儿张罗为非洲人募捐的热情骂：“你怎么净跟美国人学些不着四六的事呢？”大概在宋强看来，为非洲人募捐这种多管闲事的作风是美国文化的表现，是世界主义观念的影响，参与进去就是数典忘祖、“轻佻乖张”，只有王启明那样的自私、冷漠态度才表现了拒绝外来文化影响的坚定性。然而，自私、冷漠无论在人类普遍道义评判中还是我国健康的价值评判中，都应受到谴责。宋强对这一正一反事例进行的一反一正的颠倒评价，已不单纯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敌视外来文化和夸耀自己的病态，而是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宋强们持有并鼓吹的价值观不仅是反和平、反发展、反民主的，而且具有颠倒公认道义标准的倾向。

关于这一点，宋强用一句妙语作了提示。据他说，我们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这“一切黑暗”如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着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可以说，用“黑暗”来“丰富”我们的民族，是贯穿于《说不》中的系统说教的一个绝妙写照。然而，黑暗可以丰富人的心灵，仅仅是因为它作为光明的对立面而使人们在追求光明趋散黑暗的斗争中受到锻炼。黑暗本身，无论是黑暗的事物，如宋强列举的不公正、愚昧、疯狂、欺诈和宋强们鼓吹的战争、倒退、极权主义，还是为这一切辩护、张目的价值观，都不具有宋强封给它的这种功能；而炫耀黑暗，要人们向它顶礼膜拜，却只能使人作为人应具有的一切素质埋葬于黑暗之中。只是，对这样一种前景是接受还是拒绝，不能由宋强们说了算，得由人们自己作出选择。